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韓非子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秦　樸

御製讀韓非子

楚莊莅三年無令無政為司馬隱進諫王亦隱答辭飛有沖天日鳴有驚人時㢠十起者九誅舉邦大治叶是盖效殷宗夢築吾固疑向評通鑑輯覽以殷高宗圖像傅巖事致疑傷誕或居民間時物色已久特託之神道設教而已一之已為甚其可再乎斯臯陶亦有言一二日萬幾三年罔禀令叢脞萬事墮逮其起捄正害久民受之非非違政者泥古兼好奇

御製讀韓非說難

韓非曾著說難辭世態揣摩竟莫遺寄語聽人之說者破其術祇在無私

御製讀說難率詠

說難說盡說人情姚賈猶然數語傾不及周昌心口一

機權百出究何成

御製讀韓子

韓非著說難其於人情世態亦既知之悉而言之詳矣而其所稱周文王晉文公之結韤結履何其謬之甚哉

韤履之有帶古制姑弗論而文王文公之事如出一轍一之為甚再何堪焉夫伐與戰嚴裝時也臨陣而帶繫解已屬烏有之事而二君者方且周旋道古以為無可使結帶之人則一國之臣孰非先君之臣乎上者中者固不必其下者亦不敢使則二君之於其國竟無一人

可使執賤役者將厠牏浣滌亦皆自親之乎夫重士理也重士而失之諂文公之譎或偶為之孰謂文王之聖而為是乎予故斥其謬之甚而明示重士之有常經也

御製讀韓非子

昔韓非述管仲之對桓公曰知臣莫如君知子莫如父斯言也予以為非是夫自古及今多有以此言為然者而余以為非是者何蓋其君若父果賢耶自能知之而亦無待其臣子及他人之頌使其不賢不能知在他人則是不闕己之謬贊以害人家國設為臣子者亦如是言則是內懷怨懟而仍陷其君若父於不知也即亦桓公屢舉鮑叔牙數人而管仲皆以為不可是果知臣乎

桀之於關龍逢紂之於王子比干亦猶是也瞽瞍之於舜獻公之於申生是果知之乎其類此者不可屈指數余故以為非是蓋不近情之論聽之似是而折衷於理其刺謬不通若是者亦多矣且君子立言將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逞一已之私智以欺世盜名也言治之書莫如典謨一則曰在知人再則曰惟帝其難之使世之為君為父者皆曰我已知臣我已知子誤知子者其害猶不過一家誤知臣者其害將及國與天下是誰作之俑

哉夫自以為不知者或可勉以至有知之日而自以為已知者吾知其為終于不知而已矣

韓子　法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録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註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

三年何犿本稱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盡為削去云云則註者當為李瓚然瓚為何代人犿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註不知誰作諸書亦别無李瓚註韓子之文不知犿何所據也犿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内佚姦刦一篇說林下一篇及内儲說下六微内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歴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犿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

八條不止犿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蚘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刼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于上篇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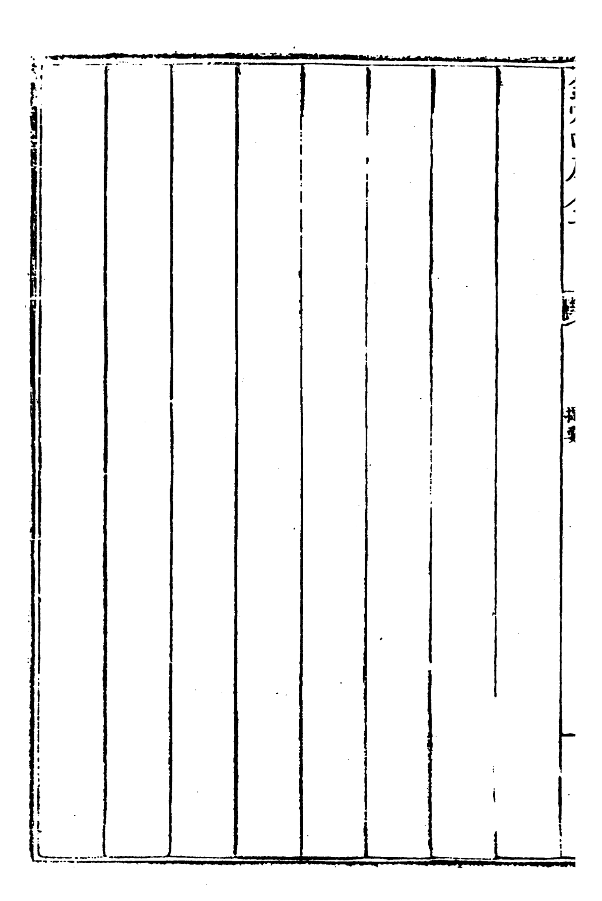
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刋大字本極為清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疑闕今即據以繕録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

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叙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為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叙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

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駮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為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為篇非沒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為收録併其私記未完之槀亦收入書中名為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于非故仍題非名以著于録焉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韓非子卷一　　元　何犿　註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令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令秦出號令而行賞罰

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

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勝而不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

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絶荆趙之意絶則

趙危趙危而荊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無四國人故曰雜其民

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

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强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業地曽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弃甲負

弩戰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幷於李下大王又幷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

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令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天下

可無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人下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强

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内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内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强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令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

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倦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名）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

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

從者鬬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㤥然㤥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㤥音亥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

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

王見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强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

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

韓嘗一背秦而國廹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强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

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强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

通則難必謀其埶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

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辯激意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

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誦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舊事）

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

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

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

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

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

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

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

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因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轉次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胣（磔裂也）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

魏齊比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

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從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蓄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疏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

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恒弒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

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不為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

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有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

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賢臣之師）不智而為上智者正（為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成勞以為己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

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

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

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

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韓非子卷二

元 何犿 註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强無常弱奉法者强則國强强為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强

（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進師久而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

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公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强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

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

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横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下移故也

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禄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敝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敝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

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猒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鏌鋣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

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禄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説逆法倍主强諫臣不謂忠逆法强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内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毁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恐主毁國以利家姦雄者耳

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

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偽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强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效既已平羣臣既已務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求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

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淩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淩過遊外即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遂通也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以規矩為其度

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例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健羨齊其為非絀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

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别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

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

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刼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刼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

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也事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為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

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刼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

秉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毁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

（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

（為偽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專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

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俱皆賢臣之助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

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詼佞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同

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大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而先唱凡人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

忠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衆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故能均於燥濕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

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閒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闇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奏也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自為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

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閒暇雖有所改無為而為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為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

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扃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

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踈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踈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爲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

也去至安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故曰

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勢聚焉故失其都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為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為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

故曰無臣也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臣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

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為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淩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已）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令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圉必身

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令在內欲求出圍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引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一棲兩雄其鬬嚬嚬爭鬬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

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既衆宗室憂唫宗室謂大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唫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

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為也主上用之若雹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雹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

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内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唱笑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内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法

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禄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其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禄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

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閒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攝故言談論議希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

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强何謂威强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强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强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强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强兵之所加弱兵必

服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刼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

令之有所出 謂知其所從來 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 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 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 積粟於倉若墳然 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 防五姦之民萌也 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 考實其能察詳其過 不使羣臣相為語 防六姦之流行 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 邑鬬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鬬 不使羣臣行私財 防七姦之威强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 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 防八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

雖有國非己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

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

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

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

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

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己欲有所

搆結令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

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明主之為官職爵禄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

材者處厚禄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禄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令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禄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

業此七國之風也

褁毀也或本為墮

韓非子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韓非子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韓非子卷三

元　何犿　註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

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渇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絶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

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

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産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宫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

之矣不可顧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

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刼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説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

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試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

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説坐者

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竝鎋蒲末切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

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瑶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

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説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内自强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名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

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

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閒人奇音羈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名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

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宫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

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

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
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
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
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
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
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
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
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

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

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

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磨其斧迹流漆墨其上流布也輸之於宫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内縵帛為茵蔣席蔣草名頽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

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
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名內史廖而告之曰
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
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
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
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
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
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

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

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子成者矣田子成所以遂有齊國者顔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内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

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獖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

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

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户故桓公之兵横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内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

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觧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名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

報韓君言敝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内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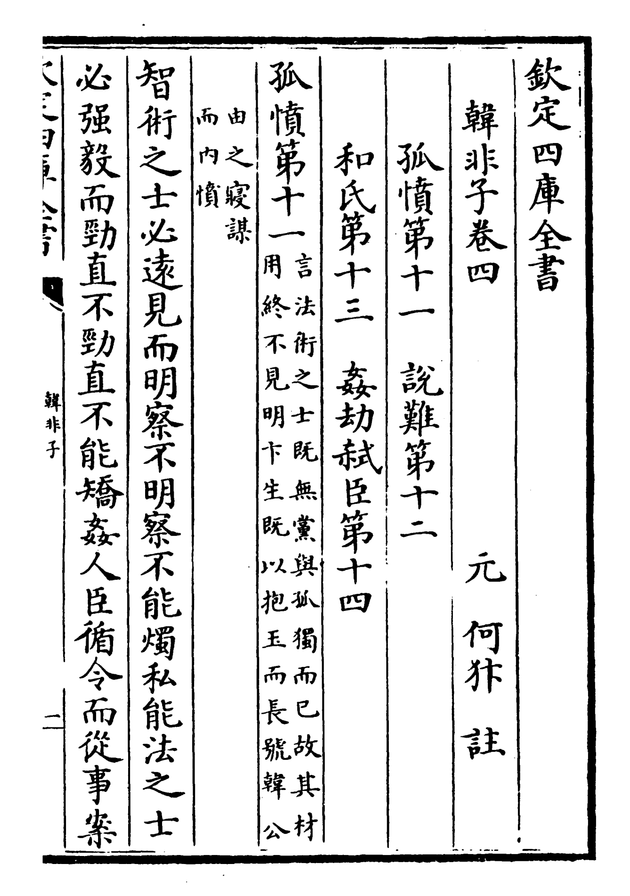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

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黄金於壺

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名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步等皆精妙也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

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絶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三



韓非子卷四

元　何犿　註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弒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

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是

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寃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禄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蔽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

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寃則君無得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

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若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究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

容以劒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劒矣朋黨比周以蔽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是以蔽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令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

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

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令謂秦也與允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

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辭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治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

之聽明令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為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

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投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

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知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説難第十二夫説者有順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説之所以難也

凡説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説之之難也不知而説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説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説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説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凡説之難在知所説之心可以吾説當之既知所説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説能當所説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説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説之彼則為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弃遺而疎遠矣所説

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令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已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弃而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弃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令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令以發動之既懷此疑

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為不容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已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

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强不已而止必以不討而興怒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誅以道德弘曠彼則以為薦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誅以器斗筲彼則以為短人而賣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愛以為已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為試已也含怒之深淺）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

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蚪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合而很交之也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而有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耻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强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意而以不能順公為少

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有所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

於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污則大文飾之言此污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困也

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鋭其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割也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

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已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

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

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

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玉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僇者

明以未獻法術也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禄絶滅百吏之禄秩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閒冗以奉

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

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已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姦刼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

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

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蔽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

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

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

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

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視天下不得不為已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

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

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强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䛄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

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螘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

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

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

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

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

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覇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

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永絶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

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

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刼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

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王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墻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兊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

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

勢臣未至於餓死擢筋也故刼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

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四